

“原本以为只有成年人可能会遭遇骗局，可谁能想到骗子的魔爪竟然连初中生都不放过。”

参加电商平台“打假”反被骗子吓傻

□ 李环宇



扫码后输入2999.99。很快，徐女士的手机便转到了支付界面。眼瞅着要付款，小磊有些犹豫。“快点吧，不会扣钱的！”在骗子的反复催促和保证下，小磊输入了密码。不料，这一回钱真的转出去了，而且

是转给了一家远在山东的钢材公司。小磊急忙问对方怎么回事，对方看到小磊催得紧了，干脆拉黑了小磊。

“孩子埋怨自己怎么这么笨。”得知儿子被骗后，徐女士赶紧联系了娜娜的家长。不料娜娜也很惊讶，因为当天晚上她的微信一直处于更新状态，压根儿就没有登录，更别说跟小磊聊天了。“肯定是被盗号了。”随后，娜娜更改了微信密码，刚改完密码不久，她便发现依然有人试图登录自己的微信账号……

当晚，徐女士便到派出所报了案。“原本以为只有大人可能会遭遇骗局，可谁能想到骗子的魔爪竟然连初中生都不放过。”徐女士说，出事后小磊的心情特别低落。“我也希望通过这件事给其他家长和学生提个醒，涉及钱的问题，孩子一定要和家长说明情况。”

表哥参加了一个电商平台打假活动，既能惩罚那些卖假货的商家，还能得到平台的奖励，她想拉小磊也去参加这个活动，小磊欣然同意。很快，娜娜给小磊推送了一个自称是“网购平台负责人”的QQ号。两人加为QQ好友后，这位“负责人”开始套小磊的信息，知道他未满18岁后，便怂恿小磊去找父母要手机，还要打出手机的支付密码，接着手把手地教小磊如何“打假”。他先让小磊找到他指定的一个卖海鲜的商家，下单后不支付，并把订单的截图发给他。

随后，他给小磊发了一个二维码，扫码可以进入支付页面，他让小磊输入金额9999，但支付不成功，“负责人”便称要找客服来解决，他让小磊从徐女士微信账户里提现一分钱，并拍照片给他看，他才发现徐女士微信钱包里只有3000多元钱，他又传来一个新二维码，这次，他让小磊

火眼金睛

据《北京日报》报道，刚刚返校的初三学生小磊（化名）在开学第一天就遭骗子设局，被骗走了近3000元。日前，徐女士来到派出所门口报警。

小磊的妈妈徐女士说，5月11日晚上，小磊突然找她要手机，“说是英语老师要给他辅导作文。”徐女士将手机递给了孩子。晚上9点多，脸涨得通红的小磊走到徐女士面前说：“妈妈，我跟您说件事，您别怪我。”说着便将手机递到了徐女士跟前。徐女士一看，她微信账户里竟被转走了2999.99元。

原来，当天晚上8点多，小磊的同学娜娜（化名）突然在微信上给他发信息，说她

成长中令我不能忘怀的三分钟

□ 王曦媛

有些人并未离去，只是换了个地方活在我们心里。

——题记

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已经从一个稚气未脱的孩童蜕变成成长为一个懂些世理的少年了，在毕业季即将到来的时候，渐渐长大的我们倍感珍惜小学的最后时光，憧憬着能在毕业的时候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毕业典礼，设计着各种与相伴6年的同学和老师告别的方式。而因为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我们原有的一切，使本应该正在学校如火如荼准备小升初的我们，把家里变成了课堂。而宅在家的这90天，129600分钟，有3分钟最令我难忘。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3分钟，你可以做什么？你也许可以唱一首动听的歌，也许可以跳一支唯美的舞，也许可以诵一首优美的诗……而2020年4月4日早晨的03分钟，使我终生难忘。

前一天，我在大人們的口中得知，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者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20年4月4日举行一场全国性哀悼活动时，首先冒出来的念头是好奇。虽然我能从字义上理解默哀的含义，但可以亲身经历这

样的时刻还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4月4日，我早早地就坐在书桌旁，习惯性地打开电脑，惊奇的发现：电脑屏幕也被黑白两色所覆盖！我的心一下子就凝重了起来。更加期盼着那个时刻的到来。“9：59了！5.4.3.2.1！”一声尖锐而刺耳的警笛呼啸着划破天空，这一刻，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空气都在那一刻凝固。楼下的大妈停止了寒暄，晾衣服的阿姨放下了手里的活计，阿婆关上了手机，妈妈放下了手中的家务。这一刻，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驻外使领馆下半旗致哀，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一直静静等候的我，一下子就被这笛声震惊了，不由得颤抖了一下；这笛声的穿透力之强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的心仿佛被揪住了一样。虽然我曾无数次想象过它的声音，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但我还是被这声音震撼了。这笛声使肃立默哀的我耳边一下响起

了那些因失去亲人发出的哀嚎；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那些与我同龄，甚至比我小的孩子们期盼奔赴前线的父母尽快归来的眼神，还有那为妈妈送饭，只隔着一条警戒线，近在咫尺却不能投入妈妈怀抱，嘴里一直喊着：“妈妈，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的小女孩；浮现出医护人员那一张张伤痕累累的脸；钟南山爷爷那84岁高龄赶赴前线的疲惫身影，在疫情严峻的时刻向下弯曲的嘴角，与饱经沧桑的目光中透出的坚毅和坚定；还有那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一个个年轻面孔……笛声渐渐停止了，我却不能控制自己的泪水。在此之前，我从未想到过会因此而哭泣。

回到书桌前，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我突然明白，这场疫情中的逝者与英烈们为什么值得全国人民发自内心共同哀悼？因为这场战役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我们成为了一家人。英烈们会生忘死，保卫我们共同的家园，而逝去的同胞都是疫情中无辜的受害者。原来我认为，自己才12岁，死亡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但这次疫情，却让我对“死亡”的含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生命其实很脆弱，昨天还在身边的白衣战士们，瞬间就成为了被悼念的主角。他们看似是昙花一现，却在抗疫的战场上得到了永恒的绽放！

那悠长的笛声也迟迟不能散去，不是因为它还在，而是因为我把它永远地留在了心里。而那听起来非常刺耳的笛声也变的悲壮了起来。它好像化作了一股力量注入了我的体内，它使我居安思危，又激励着我前行。这笛声仿佛在演奏着一首生命的交响乐；仿佛在进行着一场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仿佛像姑娘一样激励着我们越走越远！它仿佛又在纪念着疫情中逝去的人；仿佛在传唱着抗疫中的感人故事……这笛声惊天动地，响彻天空！我回味着这笛声，在它里面，既有几分不舍，又有几分坚定，既有几分忧愁，又有几分喜悦。它述说着华夏儿女坚定不倒的意志，述说着经历了风雨和坎坷，无数次蜕变后才磨砺出的大国凝聚力！这，就是中国之魂！

这一刻，我成长了，这段经历是我人生中的财富，是书本教不会的，它教会了我珍惜当下，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将来有一天，我可以自豪的说：“我没有因虚度光阴而悔恨，也没有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还想说，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国家和平。这成长中不可磨灭的3分钟，永记。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本校六年级学生）

（作者系北京市海港区翠微小学本校六年级学生）

经历“疫”场

栏目主持人：李凌己

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 单守庆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经验”，有一个很大的亮点：清肺排毒汤在患者救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中，清肺排毒汤被列为中医临床治疗期首选。如此名方，从何而来？原来，它是针对新冠肺炎专门研究出来的，研究的基础是1800年前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里给出的治“疫”良方：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古方今用的研究成果还告诉人们：经方擅长用姜，随症应变，运用自如。

经方，是什么方？怎么认识和界定经方？如何在经方基础上守正创新？这是关乎中医科普研究、药膳科普研究乃至食品科普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最初，经方是指那些经过临床应用验证为有效的方剂——经方。经，经过；验，验证；方，方剂。经+验+方=经方。这样的“经方”，当然不可能是随便便的药物组合，更不可能是杂乱无章的药物凑合，而是章法良好、结构严谨、配伍合理、主治明确的药方。

后来，经方专指“经典著作中的方剂”。“经方”与“经典著作”之间划上等号之后，经方所指就不那么宽泛了。这里所说的“经典著作”，是指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

研究发现，《伤寒论》里有经方113首，其中选用生姜的经方多达37首。

经方擅长用姜。这在当今新冠肺炎大疫之下的中医药研究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创新。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2020年2月7日联合发出通知：根据近期中医药临床救治及疗效观察情况，推荐各地使用清肺排毒汤。清肺排毒汤选用的21味中药，就含有生姜9g。

姜，既可以进入热汤，又可以加入凉菜，实在是一个多面手。打开菜谱，还时常能看见“姜”字打头



的菜名：姜粥、姜汤、姜茶、姜糖、姜酒……

早在2002年，姜就被列入卫生部公布的第一批《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目录》之中。

作为食品，姜是众多调味品中的佼佼者，很多菜肴都因它而味道更加鲜美，令人食欲大振。鲜香的清蒸螃蟹、细嫩的清蒸鳜鱼、肥美的红烧肉，都离不开姜，就连清香软嫩的三鲜水饺也离不开姜。热菜、凉菜、汤菜、名菜、特色菜、家常菜，还有饮品，几乎随处可见姜的身影。姜用于普通菜肴特别是药膳菜肴，主要有三个作用：一是去除腥膻味；二是增香开胃；三是祛寒解毒。

作为药品，东汉的《说文解字》把姜写作草字头下面是“疆”，后来演变成草字头下面是《疆》的右边，再后来演变成“疆”。“疆”通“强”，有强大的意思，意思是姜可“御百邪”，即防治百病。姜入药的历史久远，而且也是中医临床常用的药物之一。医圣张仲景很擅长对姜的应用，比如以姜命名的经方“当归生

姜羊肉汤”“厚朴生姜半夏人参汤”“生姜泻心汤”。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姜能使人体的全身毛孔舒张，散热出汗，随之带出体内的病菌毒素等污物。

亦食亦药的姜，深受美食家、医家和普通百姓的推崇和喜爱，常用不舍。在美食家看来，“姜还是老的辣”“鱼离不开姜，肉离不开葱”，甚至提出“每食不撤姜”；在医家眼里，“一片生姜胜丹方，一杯姜汤老少康”“姜是解毒良药”“姜是‘呕家圣药’（逆降止呕）”；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从事药膳研究的专家说：“姜是厨房里的感冒药”“吃上三片姜，赛过喝参汤”“一把糯米煮成汤，七个葱头七片姜，熬熟兑入半杯醋，伤风感冒保安康”；在民间也广泛流传关于姜的谚语：“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十月生姜小人参”“家里备姜，小病不慌”“四季吃生姜，百病一扫光”。

医圣张仲景在没有印刷术的东汉时期，把擅长用姜的经方写在木简上。而今，来自张仲景故里的天明集团创始人姜明把《关于支持复建张仲景国医大学的建议》写在2019年全国两会的提案里，得到方方面面的积极支持；河南省把打造以张仲景文化为核心的富有历史底蕴和地域特征的中医药文化体系写进2020年4月印发的《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里，正在组织实施。所有这些都给姜的食用药用带来有益的启示，让包括姜在内的食品药膳科普的“四季歌”，与时俱进，常唱常新。

（作者系中国药膳研究会副会长兼民族药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药膳作家协会食品科普创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瘟疫历史照进现实

（上接第1版）

天花——疫苗消灭了它

迄今为止，天花是唯一已被人类消灭的重大传染病。中国民间有句俗语：“生了孩子只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其危害性可见一斑。有人称之为：“在至少3000年的时间里，它是给人类带来痛苦和死亡的最大制造者”，被称为“斑点怪物”。天花给中世纪的欧洲留下了令人恐怖的魔影。在随后的几百年间，天花的数次大流行夺去了欧洲近3亿人的生命。1789年，天花到达世界上最后一个尚未被它蹂躏的澳大利亚。此次大流行可能是澳洲土著人有史以来遇到过的最大一次“人口地震”。

19世纪，天花依然横行无忌；20世纪初，天花淫威不减；直至20世纪下半叶，天花才在疫苗接种大规模推广下销声匿迹。到20世纪末，我国科学家和国外同行一道完成了天花病毒基因和痘苗病毒的全序列分析。天花被征服的过程伴随着医学科学的巨大进步。天花的消灭不仅给人类带来了健康，还给人们更多的启示，疾病

防治技术的发展、有效药物的发现、疫苗的成功研发，必将帮助人类取得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传染病从不分国界侵袭人类，团结合作才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梅毒——疫情中的“互相指责”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危害极大的慢性全身性传染病，几乎可侵犯全身各个器官，并出现各种症状和体征。历史上对梅毒的治疗经历了一个从本能应用到科学防治的漫长过程。据考最早以此称谓梅毒，是在16世纪的上半叶。在世人的眼里，梅毒被看做道德上的不洁净，因而面对其蔓延，人们互相指责，都认为应该由别人承担责任，互相甩锅，所以意大利人称之为“西班牙病”或“法国病”，法国人称之为“意大利病”或“西班牙病”，英国人称之为“法国病”或“法国痘”。

尽管微生物学的进步让今天的人们很容易把梅毒螺旋体的致病机理弄得一清二楚，但对于历史上的梅毒起源却始终无法理清头绪。病毒溯源是个很难的科学问

题，从病毒溯源的科学研究全过程来看，需要较长时间而且存在不确定性，需要将与众多生物学信息和流行病学证据汇聚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才能真正完成任务。

“伤寒玛丽”——无症状感染者

你听说过伤寒玛丽的故事吗？她是人类1906年首次发现伤寒的无症状感染者。伤寒是一种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伤寒病流行学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是无症状带菌者的大量存在。

“伤寒玛丽”使人们首次发现，健康人也能传播致命的疾病，人竟然可以和疾病和平共处，也被称作“健康带菌者”。多数传染病都存在无症状感染者，而且在此期间内都会具有一定的传染能力。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也不例外，但按照现在中国的措施，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控制无症状感染者，由无症状感染者造成流行的可能性很小，也不会造成社会层面的扩散。

黄热病——人类生存启示

黄热病以剧烈的传染性和惊人的死亡率，与鼠疫和霍乱一起，被列为历史上三

种最危险的传染病。人类在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后，才开始明白了环境—蚊子—黄热病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了彻底杜绝黄热病对人类的袭击，不得不去改变自己的生存模式，如爱护自然，保护原生态，治理环境卫生，抛弃生活陋习。

H1N1流感病毒——病毒溯源是个很难的科学问题

2009年，H1N1流感病毒在美洲暴发蔓延全球，成为全球范围内因H1N1而失去生命的人数在15万~58万人之间。直至今日，谁也没能回答H1N1的零号病人究竟是谁。纵观历史，世界上还没有哪一场流行病，人们能够完全说清楚。疾病，疫情不管从哪里起源，从哪里暴发，它都是世界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站在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贡献着中国智慧和力量。3000多年的抗疫史，让中国积累了丰富的抗疫方法和经验。面对疫病的屡屡进犯，我们的祖先没有被吓倒；今天，拥有越来越先进医疗科学技术的我们，面对疫病的肆虐

畅所欲言

我出生于一个战乱的年代，童年的生活注定充满了风雨波折，目睹家人的丧亡，家道的沦落，一个个家庭的悲剧，我幼小的心灵深受伤害。但我同时又是幸运的，我的父母以及长辈们，尽其所能地为我营造了一个相对安宁的小环境，使我有机会获得在当时来说十分难得的成长空间。

我5岁上学，学校在离家5里外的红粉坪。当时我什么都不懂，家中一大群哥哥姐姐抱着我这个最小的弟弟，沿着田埂小路去学校，放学了也由他们领回来。遇到下雨天，就由成年的二哥哥用装谷子的箩筐挑着我和比我只大几个月的满满哥哥去上学，放学后又将我们挑回来。

当时，学校只有一个老师，4个年级的学生共聚一堂。第一学期，我糊里糊涂过去了，也不知道学了些什么。日寇侵犯长沙，学校开始停课，我们全家也跑到后方避难。逃难回来后，学校还没有恢复上课；为了不让孩子们失学，几户家长一商量，就请来当地一位叫陈宝爹的老先生，办起了私塾班，教我们这些失学的孩子。

陈宝爹是读老书的人，不懂新学，所以教我们的都是《增广贤文》《三字经》《幼学琼林》等旧时的启蒙书目。我记忆力特别好，当时虽不知其含义，但学几遍就能背出，至今还能背诵大部。当时流行新学，请陈宝爹来教“老书”，实属无奈之举，等战事稍稍平稳一些后，家里又将我送进英才小学读书。我的读书生涯，主要还是在私塾学校度过的。

从小学到初中，对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老师很多，例如小学老师就有张宣、师佑明、李特生、廖顺生，中学老师有龚生荷、肖多佳夫妇等。他们都是我的恩师，至今难忘，一有机会就去看望他们。如今他们都已作古，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就是指引我成长的神明，当永铭铭刻在心。

在所有这些老师当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小学老师张宣。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给了我宝贵的教益，还因为她后来“失踪”了，我再也找不到她，再也没有机会叫她一声“老师”了。

张宣老师当时大约20多岁。她出生于当地一个极有权势的地主家庭，堪称名门闺秀，但对待我们这些农家孩子，她却一点也不歧视。她像大姐姐一样关爱我们，尽心尽责地指导我们、教育我们。在我心目中，她就是一个美丽的天使。

那时候我年纪尚小，对相貌的美丑还不很敏感，我感受到的美丽，是来自她的心灵，来自于她的举动。我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件事：一次，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大便后不会擦屁股，提着裤子哭着走进了教室。同学们哄堂大笑。张老师不慌不忙地拿起纸，脸含微笑，为那个孩子揩净屁股，然后，牵着他的小手，将他送到了座位上。

这件事给我极大地震撼，打破了我头脑中高低贵贱的成见。在我看来，一个衣着时髦、面容美丽的富家小姐，竟能从容淡定地为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揩屁股，这在以前我是不敢想象的。

那时候，我心里常常怀着一份隐秘的渴望，想得到张老师的关注和表扬，哪怕只是一个赞许的眼神。让我开心的是，我的愿望真的实现了！

那是读三年级时，一次上语文课，张老师出了一道题，要求用“向前”“向后”造句。我看过不少“老书”，记得一些流传已久的格言、俗语，看到这个题目，马上引用“做官莫向前，做家莫向后”这句古语造好了句。

张老师看后，大为惊讶，问我是从哪里学来的。我回答说，是从《增广贤文》中学到的。她点头微笑说：“很好！开卷有益，多学些各类知识，总是好的。”

从那以后，我感受到了她对我的特别关注与关爱。她经常叫我给小朋友讲故事，也推荐一些书给我看，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

遗憾的是，长沙解放后，她和她的家人一道消失了。我多次向人打听，却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直到十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张老师擦肩而过。当时只是感觉眼熟，还没有意识到是她，当我回头看她时，她正好回头看我，目光交接的一刹那，我突然想起：这不就是张老师嘛！但同时又有一丝疑惑：这真的就是张老师吗？

迟疑间，我低下头，继续走路，但越走越觉得这真叫她一声“老师”。可是，来不及了，当我再回头时，她已消失在匆匆的人群中，再也找不到了。

张老师的倩影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永久不能忘记；而没有再叫她一声“老师”的遗憾，也将伴我终生！

（作者为长沙市退休老董老人，探过矿，教过书，经过商，著有《活好》《活明白》《筑梦人生》等书）

更不会畏惧。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中国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目前，世界各国科学家都在开展病毒源头的研究，对新冠病毒的来源提出了许多学术观点及假设、猜想。中国科学家目前也在认真开展相关研究，为早日找到新冠病毒的起源，有针对性的做好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常言道：读史使人明智，鉴古方能知今。从历史上看，文明，在瘟疫中穿行；科学，在瘟疫中进步。人类与瘟疫的战争从未停止过，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瘟疫会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反复来袭。病毒没有国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只要一个国家不能有效控制疫情，全世界都不能安宁。

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守望相助是夺取抗疫最终胜利的坚强支撑。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争中，世界各国共处同一战场，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国际社会唯有凝聚力，才能真正取得抗“疫”的最终胜利。（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教师、理学博士，2019年全国“十佳科普使者”）